

January 2014

Integrated Creation as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On Jiang Kongya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Yanzhu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Yanzhu. 2014. "Integrated Creation as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On Jiang Kongya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1): pp.158-16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综合创新: 美学的中国道路

——谈蒋孔阳先生对中国美学建设的贡献

李衍柱

摘要: 本文以美学的中国道路为中心,历史地论说了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等美学家,以不同的路径和方法,为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进入信息时代,蒋孔阳是继张岱年提出中国文化应走“综合创新”道路、王元化力倡“综合研究法”之后,全面阐释、践行和开拓“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的第一人。他深刻揭示了“综合创新”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具体回答了如何在继承中综合、在综合中创新,建设和发展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

关键词: 美学; 中国道路; 综合创新; 蒋孔阳

作者简介: 李衍柱,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电子邮箱: lincuyz@163.com

Title: Integrated Creation as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On Jiang Kongya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Abstract: Focusing on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ributions of such aestheticians as Wang Guowei, Zong Baihua, Zhu Guangqian, Qian Zhongshu and Li Zehou in form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Jiang Kongyang was the first aesthetician who elucidated, practiced and expanded the notion of integrated creation as Chinese way of aesthetics, which itself was first conceived and proposed by Zhang Dainian and supported by Wang Yuanhua in his "integr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aesthetics. Jiang Kongyang elaborate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time pertinenc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notion,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integrate while inheriting, and create while integrating, so as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Chinese aesthetics in Zeitgeist and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esthetics; Chinese way; integrative creation; Jiang Kongyang

Author: Li Yanzhu graduated in 1964 with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literary theory from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an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aesthetics. Email: lincuyz@163.com

天地之大美,自古有之,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情。1750年鲍姆嘉通给美学正式命名,经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阶段,美学已成为一门世界范围内的显学。中国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也得到迅速蓬勃的发展,已成为

世界美学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今天在纪念蒋孔阳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回眸一百多年来中国美学走过来的道路和出现的研究美学的不同路径和主要范式,看看蒋孔阳先生对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开拓做出了什么突出贡献,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85)。中国美学本无什么道路可谈,20世纪伊始,因关注和从事美学研究的人,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在践行与探索中便逐渐踏出了道路,形成了几条清晰可辨的路径。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些路径上,都留有中国美学发展的路标和丰碑。

在中国美学史上,梁启超最早注意用西方美学观点来谈论小说、诗歌、戏剧等,而最早使用“美学”概念的则是王国维。他在1904年写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明确称叔本华是“由形而上学进而说美学”(王国维 741)。同年写的《〈红楼梦〉评论》出色地运用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点,论说了《红楼梦》的悲剧本质与审美价值。继王国维之后,徐念慈在1907年写的《小说林缘起》中又具体介绍了黑格尔的理想美学。蒋孔阳先生说:王国维是“一代宗师。他用西方美学的钥匙,开启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宝库,加以提炼、改造、重新熔铸,提出了优美、壮美、古雅、境界等迄今还在沿用的一些美学范畴。王国维是我国第一个融会中外,而又有所创新的现代美学家”(《美学新论》474-75)。

王国维是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美学建设应以什么样的钥匙去打开璀璨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宝库,应走什么样的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美学问题,又应以一些什么范畴概念去建构具有民族特点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美学理论等等,关涉中国美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他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自己的回答。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曾对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包括美学史)上的贡献,作出精彩而又准确的概括,他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

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獬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 5)

王国维所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就是文学界传为美谈,奉为至理名言的“二重证据法”。第二点讲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古籍与汉民族的传统文献旧籍“互相补证”。第三点是强调以外来的观念(包括哲学观、美学观、文学观及其著作)与中华民族“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根据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总结出了这三条学术研究(包括美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进展影响深远,对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形成,无疑起了奠基的作用。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大解放。对于中国美学、诗学的建设,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了“东西今古”、“融会贯通”的路径与方法。他认为“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因为美与艺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的独立的精神意义”(宗白华 43)。在“东西古今”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宗白华从中国古代艺术实际出发,批判地吸取了西方生命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书论中将艺术生命化的传统,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以意境为中心范畴,构筑起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美学新体系。^①

朱光潜(1897-1986)是对美学的中国道路

的开拓作出突出贡献的美学家、翻译家。在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上,他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方式,他所走过的美学道路,概括地说就是“移花接木”四个字。具体一点说,就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之木。朱先生的美学专著《诗论》,就是将西方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中国古代诗学、美学传统相结合,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运用于现代诗学、美研究的范例。

钱钟书(1910-1998)在中国美学研究上关注的中心是传统美学中的文艺鉴赏和批评理论。钱钟书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诗学、艺术学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问题时,提出了古今中外与各不同学科之间“打通”的理论主张。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如何在某一问题的研究上做到打通中西古今?钱钟书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阐释之循环”的具体路径和方法。钱先生说: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祇初桃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第一七之一曰:“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其语初非为读书诵诗而发,解会赏析之道所谓“阐释之循环”者,固亦不能外於是矣。(171-72)

钱钟书先生自己的学术生涯,具体践行了他的“打通”论,出色地运用了“阐释之循环”的路径

与方法。钱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研究美学发展的中国道路和解决美学建设中的传统与现代等问题,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②

二

每一种美学理论都有自己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从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停地转换和变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全面地向一种新的形态转变,是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的特点。作为“历史科学”的美学,毫无例外地同样也打上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烙印。美学的这种转型,我们称之为范式革命。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哪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0)。在20世纪直接影响美学的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范式主要有五种: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之洞(1837-1909)。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

三是“西体中用”范式。提出这一范式的是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他认为,使用“西体中用”的前提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两说法的存在。离开了这两种说法,“西体中用”说也就失去了对象。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等,也都可以在基本上表达“西体中用”这个意思。“体”是指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西体”,“实质就是现代化”。“西体者,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也。而所谓‘中用’,就是怎样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泽厚21)。马克思主义也是“西体”的一部分,它是从西方那种社会存在中产生的本体意识和科学理论,即“学”或“西学”。但“西学”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好些别的思想、理论、学说、学派。“中用”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正是在这种形式的改变、转换和内容的选择、取舍和运用的关系中,包含着复杂的“体”“用”问题。^③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范式,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美学,观察、研究建国后出现的多种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四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范式。建国后一段时间内,苏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是中国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苏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范式,突出意识形态性和反映论,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排斥世界各民族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新的理论流派。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中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主张哲学发展“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642)。“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④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理论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王元化,“思辨”104-05)。元化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就自觉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元化所说的“综合研究法”,是将“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寻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王元化,“文心”352)。它的特征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古今结合,就是把古代文论中的理论命题与当代文艺理论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用今天的文艺理论去审视剖析古代文论,在比较和考辨中,探其渊源,明其脉络,加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赋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以崭新的现实意义。中外结合,就是把中国的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加以比较,辨别同异,从而探究那些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文史哲结合,就是将古代文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从哲学方面去追溯其思想发展的根源。元化先生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法”,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

性,对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⑤

三

张岱年先生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和论说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范式;王元化先生在文艺理论领域,特别是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积极倡导和践行“综合研究法”。在美学领域,全面阐释和践行“综合创新”的美学中国道路的第一人,则是蒋孔阳先生。蒋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全面地论述了“综合创新”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研究了“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研究方式、方法和途径,进而又以自己的美学研究成果回答了指导思想、综合什么和如何在实践中综合创新的问题。

蒋孔阳先生登上中国美学舞台,世界已开始进入以计算机诞生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或称信息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各国民族美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与渗透的趋向更为突出,人类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综合时代。伊·普里戈金与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说:

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24)

蒋孔阳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美学建设过程中,我们理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关注中西美学的交流与融合,走一条新的美学之路。蒋先生明确指出: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

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美学新论》47)

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我们真的要去罗马,不能条条大路都去走。蒋先生认为:根据我们的主客观条件和可能性,我们选择“综合创新”的美学发展道路,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蒋先生强调应坚持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采用系统综合比较的方法。他说“以考据的求实精神,经过对各种方法的综合比较之后,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研究方法。为什么呢?主要有两点理由:首先,唯物辩证法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方法,它可以包含和容纳其他的各种方法,而其他的各种方法却容纳不了它。其次,唯物辩证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是固定的框框和条条,而是实践的指南。时间在不断地发展,它也随着不断地创造与发展,不断地丰富与完善”(《蒋孔阳全集》第4卷52-53)。

蒋孔阳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深深体会到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采用系统综合比较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1. 它将古代的哲学方法和近代的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互综合起来,各取所长,既是微观的、实证的,又是宏观的、思辨的、系统的,既重视发扬考据的求实精神,将地下的考古发现和地上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又注意整体的、多学科、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分析。

2. 将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主义三者统一起来,将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结合起来。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由于唯物、辩证和历史三者的统一,“它把整个宇宙当成一个动态的时空复合结构,一切都处于相互的联系之中,处于不断地否定、革新和创造的过程之中”(《蒋孔阳全集》第3卷55)。

3. 不仅古今的方法可以综合,而且中外的方法也可以综合。对古今中外种种不同的美学研究方法,都应经过综合比较、优胜劣汰,与新时代中外美学研究的对象相适应,重新加以组合建构,探索出一种既长于整体感受、灵思妙悟,又长于精密周到的逻辑分析的美学研究新方法。

4. 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克服我国美学研究中出现的派性、泛化、僵化、自由化以及浮躁、虚夸等不良倾向,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蒋先生认为,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运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发现文学艺术活动可以分解为四种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读者。“过去的美学文艺学方法,都只抓到其中的一种,偏向于从某一种要素出发来分析和评价文学艺术。这样,就形成了四种不同倾向的美学理论和方法。这四种倾向的理论和方法,都各有所见,各有所长,因而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某方面的贡献。但是,由于它们各自只从某一种要素出发,必然只限于一隅,因而也必然各有所偏。这样,为了补偏救蔽,我们应当综合各家之长,加以比较,然后创造出新的美学理论”(蒋孔阳,《美学新论》47-48)。艾布拉姆斯的成功实践,表明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采用综合比较方法,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综合创新”中的综合,不是为综合而综合,综合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蒋先生对于古今中外美学不同学派不同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观点和种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与方法,从不轻易地否定或肯定,他都能一一加以批判地审视,进而从中吸取合理的内核。在我国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有的同志曾问蒋孔阳:你是哪一派?朱光潜派?李泽厚派?或是其它派?他明确地回答:“我觉得我从每一派那里,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们是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我却说不清楚”(《蒋孔阳全集》第4卷449)。1979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第5期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普遍为美学界所认同,正好说明蒋孔阳先生既不是“客观派”、“主观派”,也不是“主客观统一派”或是其他派,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美学发展的广阔视野,实事求是去评价各派的美学观点,所以才能做出令人信服而又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蒋孔阳先生在他的《美学新论》等著作中,又的确确实从各派的美学理论中吸取了精华,营养了自己。

蒋孔阳先生虽然一再说明自己无意要建什么学派、创什么新体系,纵观蒋先生的美学论著,我认为蒋先生的美学思想是自成体系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继承性、前瞻性和创新性。学界不少朋

友把蒋孔阳看作是“实践派”。这种说法,我认为:又是,又不是,并不准确。如果要把蒋孔阳的美学思想称之为什么派的话,那就是美学的“综合创新派”。他的美学思想是在吸收古今中外各家、各派之长的基础上形成和创立的。蒋先生关于“美在创造中”的理论,关于以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不仅在方法上吸收了现代科学的优秀成果,而且在美学理论上,也博采了中外今古的众家之长。我国美学界的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社会派的美学观点的合理成分,在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中是兼收并蓄,取其精华,融为一体。^⑥

蒋先生的学风、文风和关爱青年、提携后进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那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治学品格;他的那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胸襟,可谓是学术界、美学界的楷模。这种大家的风范、品格和胸襟,是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后继者来说,无疑有着现实的示范意义,在新世纪的中国美学建设过程中应该将它发扬光大。

在蒋孔阳的美学道路中,最使我感动和令我敬佩的是蒋先生的那种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动情地说:

我感到我一生当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马克思的一句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占有真理,所以我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总是张开双臂,去听取和接受旁人的意见[……]真理是过程,而不是结论。我们要在发展中,要在客观现实的相互联系中,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这样,真理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每一个认真的探索者,他所争取的,不应当是个人的胜利,而应当随时听从真理的召唤,修正自己的错误,吸收他人的长处。在“真理”与“我”之间,应当“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蒋孔阳全集》第4卷448-50)

这段感自肺腑的经验之谈,可谓是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灵魂。是真理占有我,还是我占有真理,

这是真正的学者与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的重要分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常见的那些追风趋时、自吹自擂、唯我正确,或通过炒作、包装出来的“大家”、“名流”、“权威”,实际都是在向世人宣告“我占有真理”。这与蒋孔阳先生的那种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美学、文艺学海洋中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让真理占有我”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让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有志于中国美学建设的人的“座右铭”。

蒋孔阳先生阐释和践行的“综合创新”的美学之路,并没有因为蒋先生的仙逝成为历史,而是属于未来。它的真理性、时代性和前瞻性,在21世纪的中国美学建设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牢记蒋先生的教诲,坚定地沿着蒋先生所践行和开拓的“综合创新”的美学之路健步前行,中国美学必将自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注释 [Notes]

①参见李衍柱“生命艺术化 艺术生命化——宗白华生命美学新体系的建构”,《文学评论》3(1997):126-33。

②以上所写的关于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的文字,参见李衍柱“天下同归而殊途——谈中国现代文艺学建设的三种不同模式”,《“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衍柱《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1-21。

③参见李泽厚“‘西体中用’简释”,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227-32。

④参见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4-15。

⑤参见李衍柱“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广西师范大学学报》4(2005):56-59;李衍柱、陈博“‘为学不做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王元化先生与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5(2008):18-26。

⑥关于蒋孔阳美学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原则,参见李衍柱“自立于世界美学之林——评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学术月刊》5(1994):99-101;“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治学之道”,《文史哲》5(1994):99-102;“海纳百川 博采众长——谈蒋孔阳先生的学术品格”,《黄河科技大学学报》6(2001):42-47;“比较美学的理论与实践——谈蒋孔阳先生对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贡献”,《湖南师范大

学学报》1(2004):26-30。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Chen, Yinke. "Preface to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Guowei*." *Selected Essays of Chen Yinke o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蒋孔阳《蒋孔阳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Jiang, Kongyang. *Complete Works of Jiang Kongyang*. Vol. 3.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9.]

——：《蒋孔阳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 — —. *Complete Works of Jiang Kongyang*. Vol. 4.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9.]

——：《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 —. *A New Treatise on Aesthetic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93.]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 胡新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rans. Jin Wulun & Hu Xinh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Li, Zehou. *Walk My Own Wa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81.]

伊·普里戈金 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 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Prigogine, Ilya &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Trans. Zeng Qinghong & Shen Xiaofe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7.]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79年。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Vol. 1.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王国维“叔本华之美学” 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Wang, Guowei. "On Schopenhauer's Aesthetics." *A Se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Vol. 2. Eds. Shu Wu,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62.]

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Wang, Yuanhua. *Essays of Reflection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4.]

——：《文心雕龙讲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 *Annotated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4.]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Zhang, Dainian.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Dainian*. Vol. 8.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ress, 1986.]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Zong, Baihua.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 2.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4.]

（责任编辑：王 峰）